

吴风越雨

古树与村庄

| 他他文 |

在浙南山区的炉地洋,我们被一群古树所震撼。

从李山头去炉地洋,我们穿过了一段石铺山路,又搭乘中巴走了一段沙石机耕路,远远便看到了它们。古树就在村口,离村庄大约一里多路。

在浙南,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古树,它们立在村庄的入口,风从这里吹过,水从这里流过,是为“水口”。“水口”是一个村庄的“风水”汇聚之地,在遥远的过去,先祖们经过颠沛流离之后,终于在这山中的一小片平地定居下来,为了守护这一份安稳宁静的生活,他们在村口虔诚地种下树木,并小心守候着它们成长,寓意着为村庄带来希望和吉祥,将灾难和邪恶拒之门外。

炉地洋“水口”的树群颇有气势,数百棵几乎清一色的木栗沿着缓坡生长,形成了一片绵延数亩的茂盛森林。大的躯干伟岸,虬枝茂叶,高耸入云,树干最粗的地方要两三个大汉才能合抱;小的细枝弱叶,依偎大树生长。山坡底部建有一庙宇,为马天仙殿。马天仙殿外,一片狭长的田地弯弯曲曲延伸至村庄。风吹过,稠密如星的紫云英花在田间舞出迷人的身姿。

古树与庙宇共同守护村庄,见证着山间这片土地上日月更

替、一代代人薪火相传。

我们屏气凝神,从阴暗不见日的林间小道上穿过,沿着田埂进入村庄。炉地洋是南方常见的中等规模村庄,四五十幢房屋,修建得较为松散,疏疏朗朗地立在田地之间。从地势来看,炉地洋村处于山间峡谷一片缓坡上,耕种条件还算优越,但村庄的颓势却极为明显,村里人烟稀少,路上杂物遍地,看起来有点凌乱。

当我们逐渐深入村子,却又发现了另一群古树,全都为苦槠,它们三三两两立在村中主干道上,高大伟岸,虬枝直指苍穹。同行诗人陶雪亮数了数,共有十九株,虽然没有悬挂树牌,但大致能猜测出,它们起码有五六百年的历史,有的躯干已被掏空,有的被劈成两半,还有的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树皮,但依然顽强撑起了枝叶,在春天里吐露出了鲜绿的嫩叶。这顽强不屈的姿态,是一种肃穆刚健的自然力量,让突然闯入村庄的我们为之深深折服。

古树是村庄活着的历史,站在树荫下,一些鲜活的场景从历史深处走来:夕阳中,牧童横笛晚归,吹响悠扬的乡村乐曲;月夜下,花白胡子老人面对膝下儿孙,谈起壮美的英雄故事;秋风里,男子背扛简单行李,在树下

泪别娇妻幼儿奔向远方,从此,日夜梦里寻找故乡之路……

一开始是遮风挡雨的现实需求,而后慢慢演变成了相互守望与相互依存。当时间从树干内慢慢流失,躯干老化、树皮开裂,古树便越来越像一个睿智的老人,身体里储满了故事和智慧。村庄跟古树的依恋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,不仅仅在李山头、在炉地洋,在很多地方,都有着类似人树相依的故事。在龙泉城北乡上坪村,曾经见过村民为一棵古树被盗伐而动情哭泣的场景。在景宁大际,听说过白发老人为了保护柳杉王不被砍伐,而死死抱住树的躯干,誓与古树共存亡的悲壮故事。

对于村庄来说,古树不再是简单的自然之物,而是在历经时光刷洗之后沉淀下来的生灵,有着超脱一般植物之外的庄重意义和完美的价值。树与人形成了村庄里的生态系统,人活在这个系统中,不会感到紧张,而是一种安然与悠闲。

今天,对于大多数远离村庄的游子来说,古树则成为萦绕心头梦里而挥之不去的乡愁。古树是一个又一个标记,它分布在通往故乡的大路上,可是,那些离开故乡已久的人们,能够依靠它们寻找到来时的路吗?

海棠花事繁

| 周恬伊文 |

许许多多的中国人,心头或多或少都萦绕着苏东坡的诗词。比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,比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,比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……”这里面,有孤独,有洒脱,有深情,也有豁达,他的文字,几乎包括了人生的所有主题。而浸润着中国文化的中国人,也都会在苏东坡的诗文中,发现自己,领悟人生。

宜兴,更是苏东坡魂牵梦萦的诗和远方,他在此留下“吾来阳羨,船入荆溪,意思豁然,如惬平生之欲,逝将归老,殆是前缘”的深情念想;他不仅称赞宜兴山水“山秀芙蓉,溪明罨画”,更是感叹“此邦多君子”;他曾亲手书写牌匾“天远堂”,赠予和桥闸口邵民瞻。而邵氏园内的千年海棠,也为东坡亲手种植,见证着这段惺惺相惜的友情,这花也许是苏东坡留给后人唯一的“活文物”了。

北宋熙宁、元丰年间,苏东坡应宜兴单锡、蒋之奇等同科进士的邀请,多次来宜兴游历。宜兴闸口邵民瞻,仰慕苏东坡的才学,在苏轼遭受打击、排挤的时候,邵民瞻更是热情相待,为苏东坡在宜兴购买田宅,令苏轼十分感动,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。元丰七年(1084年),阳羨大地杏花春雨,吴歌袅袅。苏东坡再次来闸口,为邵民瞻带来一株四川老家的“西府海棠”,来不及言谈叙旧,迫不及待地挖坑、放苗、覆土、浇水……倾诉他对这方土地的恋恋情愫。

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——这株海棠按苏东坡的意愿,深植于庭院,见树即见人,宜兴和桥人更喜欢称它为:东坡海棠。每到春暖花开之际,淅淅沥沥的春雨中,东坡海棠每一次如约傲放——繁花似锦,美不胜收。静静的园子里,已长成3米多的海棠探出头来,翘首远眺,它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。在闸口赏花,犹如看到苏东坡不畏艰辛、潇洒伟岸的身影。

花开又花落,老树萌新枝。此后苏东坡每次写信给邵民瞻都会问一句:“海棠无恙乎?”邵民瞻则抬头仰望“天远堂”,答:“海棠无恙。”

海棠花事繁,春光别无恙。虽几经风雨洗礼,但这株海棠却恰如苏东坡高雅的气节一般傲骨挺立,奇迹般地绽放了900多个年头。

东坡和闸口海棠的故事,是江南和桥最美的景色。正如这东坡海棠园一般,和桥人才辈出:“父子两院士”“一门七博士”“一校八院士”……东坡海棠园故事的背后,蕴含着和桥深厚的历史底蕴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这是苏东坡对宜兴发自内心的感悟,表达着对宜兴的深情眷恋;而“几时归去,作个闲人”,是苏东坡的人生态度,也是他治愈自己的三个锦囊:万事万物都在他心里,再大的风雨都抵不过内心的笃定,他都能接住命运的每次打击抑或馈赠。

提到苏东坡,宜兴人总是会心而温暖地一笑。仿佛他不是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人物,而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。

忆林

铜川涧和潼渚河

| 天灵文 |

夜里多梦,有一条涧和河总在我梦中出现,也许是它们共同向我发出邀请,让我去涧边走走,河边坐坐。

那是一条窄窄的水流,谈不上诗情画意,也谈不上风情浪漫,与“水远天连”的河湖相比,铜川涧和潼渚河难免显得有些羞怯。

铜川涧发源于宜兴铜官山麓,四周群山怀抱,毛竹青翠,泉水潺潺。在它的脚下,山花岭水库像害羞娇娘,隐藏在青山密林间,清凌凌的流水是铜川涧第一支过客。要说山花岭水库像害羞娇娘,那么,乔子门水库,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丽乐娘,“泉水叮咚”成为铜川涧的美妙乐章。铜川涧曲曲弯弯由东向西延伸,沿途它敞开心扉,接纳来自沿途山沟里的流水。深藏山中的黄岗岭水库,波光粼粼,如一颗镶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,亮晶晶的流水跳跃着把浑然一体的绿色和村庄切开的一刹那,铜川涧的怀抱里又多了一分力量。沿涧的民居,在绿色中格外靓丽醒目,晨岚缥缈的早晨和晚霞笼罩的夜晚,更增添了灵动的神采。依涧而居的村民,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喝着清澈的山泉水长大又老去。

山里的涧没有一条是直的,一会绕山,一会绕村,弯弯曲曲,一路向前,看群山林莽,看草木葳蕤,看花蕾绽放……

铜川涧给铜山村民恩惠的同时,也曾有过愧疚。涧里滋生的血吸虫,让村民吃尽了苦头。上世纪“送瘟神”年代,铜川涧里的杂草淤泥、卵石流沙被清除,裁弯就直,撒药填土,彻底堵死产生血吸虫的源头,铜川涧面貌一新。以粮为纲的年代,植被遭破坏,松动的土壤和卵石被水流裹挟着入涧入河。涧沟阻塞,河床抬高,殃及农田村庄。为彻底改变铜川涧和潼渚河的面貌,村里把粮地改种以茶树为主的经济作物,避免了水土流失。如今的铜川涧,无论是炎热还是寒冷,涧水终年不断,有时纤细,有时粗壮,絮絮叨叨流入南北走向的潼渚河。

潼渚河主河道从南向北穿村而过,外加几条东西走向的小岔河,犹如一把裁剪刀,把村庄和农田裁剪成板块。古代沿河是烧制陶器的窑场,近代有多座石灰窑,是生产石灰的重要基地。河里船来船往,水运十分繁忙。河上有座明代建造的单孔石拱桥——蔚桥,不通公路时,蔚桥是连接宜兴至广德官道的重要通道,也是连接潼渚东西和上通铜山、芙蓉、川埠、丁山,下通归径、鲸塘、徐舍的交通要道。潼渚河西的灵山殿,殿宇巍峨,香火旺盛,香客坐船到蔚桥码头上岸,再去殿里烧香许愿。来往铜官山区的货物,也经潼渚河转运。潼渚

村就有了一条热热闹闹的小街,甚至有了“先有潼渚,后有张渚”之说。随着人口增加,潼渚河上游粮茶面积不断扩大,开山炸石,造房建厂,码头损毁,河床淤塞,蔚桥几乎成了陆地桥,河滩上卵石堆积,杂草丛生,潼渚河繁华不再。

1978年秋旱,铜川涧断流,潼渚河干涸,农田灌不上水,粮食歉收。疏浚潼渚河,成为乡(公社)里冬季水利建设的重点工程。在原河道的基础上,裁弯就直,拓宽河面,加深河床。经千余民工顶严寒,冒风雪,披星戴月干了一个冬天,北起桃溪河,南接铜川涧,河面宽敞,通行农船的潼渚河,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前些年,潼渚河两岸又加砌了驳岸。在宜张公路桥南眺北望,潼渚河就像一条耀眼的银线,镶嵌在村庄田垄间。这样的河流,在江南水乡多得是,对于大自然而言,它谈不上什么风景,对潼渚村来说,却充满妙趣,自然是村里的明珠,上过中央电视台。

川涧河流是大地的血脉,没有它们的蜿蜒曲折,回环往复,营养不了大地生命机体,也就没有千里沃野,更没有人性和自然和谐共生、五彩斑斓的幸福生活。

作为整治铜川涧、疏浚潼渚河的参与者,哪怕走得再远,它们总让我魂牵梦萦。

